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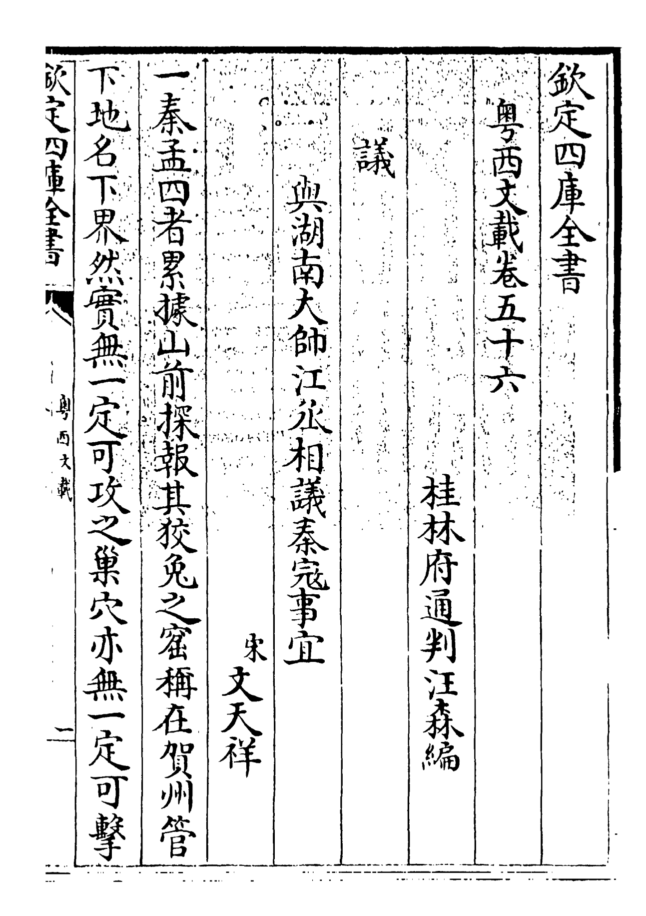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粤西文載卷五十六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議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議秦寇事宜

宋　文天祥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兎之窟穉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擊

之隊伍前此經略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趣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泰之黨武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泰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此令兩閫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薈蔚延袤山猺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赭山而蹙之則林木疎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克靖江境内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迒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

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令兩閫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趲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于彼之横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冦専藉土人惟令廣西則不然方秦冦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閫閫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散軍而去未幾則冦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

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爲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
有被刼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土人畏賊而不敢與
爲敵者也又秦冦所至擄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
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以鄉井間賊畧無被髮纓
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
復與爲仇也今兩閫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
者索塗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七後禍而
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八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

役縱强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蟲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為郭察所劾押下邕管効用令以鈎闔求之以屬王環衞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令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

昭賀昔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日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令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脇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賊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

紉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擾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為信則可此捕之第一機也

一常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夥賊只因稽於剿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昭賀境昏寇令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丫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昏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某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

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頻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字文帥參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冦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兎無盡滅之理大要當去其渠魁既失其渠魁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閫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峒秦小

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廵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葢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

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土坪或曰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憑信今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概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人間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求之南士

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因嘗畫一塵徹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两界上伺候會合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廣界上一面遣人闗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閃著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縁兵在昭賀境内則糧運在路亦甚可憂虞偶或為賊所

梗立見狼狽是以田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令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刼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令使閫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

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為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諉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為之嚮導間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文移令使司因廣中文移檄田境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

以為功其肯先鬬於我乎田軍境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也

兩廣事宜議

明　丘濬

臣謂令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顏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令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

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遥度葢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宜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為之驅脇耳使廣西之猺獞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獮而草薙之但山徑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

一逐之之策葢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

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為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勦

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略而已若分兵之或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一困之之策葢廣西猺寇處處有之惟潯州九藤峽為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藉刀耕火種蓄積有限況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若然其餘龍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侍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亟出蹂其青苗使之秋成無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不然則今年為徒行矣

一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還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

一令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

之濫殺無辜也葢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為巳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為賊所擄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刼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敗奔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巳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

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既至其真為賊者
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
心為賊矣與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為總帥者宜深以
前事為戒既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
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
天為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
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
一两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葢

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葢總兵等官帶去旗牌及拨弓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真欲圖補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刼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達軍雖曰鷙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為非皆出此輩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為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一例差遣

一廣州府為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今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旂牌達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猺賊而已

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奬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

一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為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為艱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為功次等則以為賞勞土兵之資

一賊中放回被擄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為嚮道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讎編為義兵隨軍調遣葢此

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往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氈乘馬張旂鳴鼓略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酋立非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即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刼掠其為民害罔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所決倘軍行未久即慮餉運之勞瘴癘之毒稍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顏總兵矣

廣西衆建土官議

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為府者四為州

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
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
為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
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
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
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于
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
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

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令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令特勑内外大臣躬臨其地名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其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

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有司界

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馭猺獞議

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聖明留意遏有遠

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偽矣至其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方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為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擄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

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途絶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擄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為宫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之得財無所用之亦無所於售為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

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許其赴官告
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
者不許責令供給不許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米穀
生口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
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
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刦
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
暮夜多有爲賊所竊入者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

不以閒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我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内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寮寫立領伏責其與城相為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縱搖撞無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

每城必為內垣薦棘樹柵總為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垛間用木為櫃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駕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議控制覊縻州郡

嶺南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於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

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為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伐亦頼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

以為久遠之計庶可以銷變於未然之先也

斷藤峽事宜　田汝成

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

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剷其故穴終為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洞皆南渡蓼水

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迄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惲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戲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户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放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

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吏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太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糧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守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攘

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

抵郴慶下委潯梧盖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
利地厚其徒黨梟兇鞫頑官司姑息因循為一切苟且
之法掊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為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
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長白晝横江殺人剽貨舟楫
孔道隅閡不通譬之聚膻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
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虚實之勢相
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
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為覆轍而遂

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聋兇已滅殘孽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況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凡村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誨侮但㸷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徙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為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以杜貫禍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猺

環居内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

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隷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隅應援為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廵參將提調量於左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

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

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蓼水北岍乃紫荆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

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為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悛益肆兇殘𣏌類噬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孑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膺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侵剝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責

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賍如近日以睚眦之怒慫㖁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濶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此與國初土官納欵受命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況占管非所

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宥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為吏目以獞民為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為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頼以藩屏但五屯千户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隷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户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為武靖屯田千户所選賢能

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為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月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濶民獞雜處積年攝亂控禦為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固可以遥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為伍不費軍儲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

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絶戸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兼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戸田稅詭寄狼名射影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

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遴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册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豁澗為之疆界刋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册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猺則編米五斗册内狼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絶業原非册内開載者遇造黄册俱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户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别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户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册

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
六曰處欵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欵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欵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户掊尅貼户之資轉顧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强往往挾勢占用逞奸賸

役有司官員罷閶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
責閭及以此輩影替抵俟夫隷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
惟民欵身役親當顧當皆為未便獨徵糧顧募選取驍
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
令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
徵銀五錢在官以充顧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
為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顧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
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獞必求精銳

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四哨為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人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

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

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

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猺
名為埠頭常例令既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
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埠日久必有所耗而變賣展轉益
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

議岑溪善後事宜　蘇濬

為蕩平山寇恢拓疆土酌議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
事邇者岑猺煽禍荼毒村民工無元戎下無健卒致煩
軫慮調集材官然後以次蕩平顧蠻夷之種實繁有徒

如蛇虺然能驅之而不能絶也急之則散緩之則聚惟視吾之自治何如耳職謂自治之計不過曰將曰兵曰餉而此三者皆前人已試之方也稽諸往牒自萬歷五年征羅旁撫六十三山諸所規畫犁然具備有參將以主之有練兵中軍官以佐之有連城北科七山鎮守官以分理之將非不足也大峒七山北科各有戍兵又有耕兵兵非不足也兵食之費按季而支膏腴之區計畝而受餉非不足也十五六年來夷人遵約束而岑溪晏

然立法之善可見於此矣顧人怠於承平備衰於廢弛今日之亂非前法之弊也則廢法之弊也為今日計更不必求加於前人之法惟因其法而修明之革其積弊課其實政不徒任法而重任人雖百年無事可矣至若節目條件絲分縷析將官得以便宜監司得以操縱者未能盡詳也謹開列欵伏乞施行

議將之目二

一曰議專官照得梧州重地先年原設總兵一員又有

欝林守備一員其權甚重而備甚周及守備既裁總兵復移之省而以梧州兵務兼屬之左江參將於是梧州始患無將矣萬歷五年議參將以春夏駐潯州秋冬駐大峒其意豈不甚善但專馳於東則不得及於西并力於前則不得顧於後即地方無事而數千里之夷情數十邑之軍機已不能兼知並舉況呼吸在一時之間而文移在數旬之外安能不倉皇失措耶邇因左江多事禍亂之源皆由於此今欲善後必專設參將一員鎮守

岑溪大峒兼制蒼梧諸邑而左江另設參將一員兼制潯南太三郡則事可責成權不牽掣此今日第一義也伏候裁奪

一曰議分任照得參將府原設中軍官一員岑溪三鎮設鎮守官三員至列諸軍政考察誠重之矣邇因宿將凋謝而以年少不更事者任之事不備嘗政多玩愒營壘空虛而不問器械頹朽而不知即有志任事者僅如晨星而若大峒北科鎮官一兒豎等耳地方重事而可

以兒豎當之乎夫觀將於平居其才與否難知觀將於行陣其才與否易見今西省衛所之官効勞行間者不下十餘人誠即其功之多少為才之殿最擇其尤者委之鎮守如一年之內經理有方再著勞績特加薦揚則賢者競勸而保障有賴矣伏候裁奪

議兵之目四

一曰精召募照得岑溪大峒兵原額一千餘名北科七百餘名七山五百餘名星列雲屯不為乏人自抽四哨

鎮金鰲又抽二哨鎮六靜而兵始不足自缺多不補隊不成列而兵愈不足自鉏耰之夫充名營伍日在田畝夜宿私家鎮官索其常例任其空虛而始患無兵矣夫無事議減有事議增非計也有兵之名無兵之實非法也今兵不必增也惟復其原額責其實用缺者補之强有力者練之弱者以漸汰之嚴查核而別勤惰何患無兵至若論地方之緩急則北流懷集比之岑溪差緩金鰲六靜兵宜照舊守大峒而二邑之戍行令該縣再議

可也伏候裁奪

一曰列營陣照得兵有總營有分營聚則成列分則綿亘如腹心手足相為聯屬令各鎮諸營錯列而居多者四五十人少者十四五人賊多則竄不足恃也查得七山有神塘巢在高山之中四顧有餘堪建一總營六十三山北科耕兵營為要害之地堪建一總營舊時諸小營度其地之遠近合四五營為一營總營鎮官居之統兵五六十名仍定更番之法總營一季移之分營分營

一季移之總營不惟臂指相使而且勞逸適均矣至若練兵之法亦當更番春夏戍大峒者秋冬戍七山北科春夏戍七山北科者秋冬戍大峒使二千士卒與將官通為一心卒然有急無不用命矣伏候裁奪

一曰留土兵照得岑溪兵以二千餘計今缺伍者多未可一時而集也即見存者罷於征戰應募者踈於技擊未可一時而精也賊方窺吾虛實而吾復以虛示之可乎故必量留土兵一千五百名以五百戍大峒五百戍

北科五百戍七山而以見存之卒協力共守將兵者加意訓練日練鎮守官督之月練參將督之夏冬總練監司統之練精兵五百便可撤五百土兵練精兵一千便可撤一千土兵兵盡精而土兵可盡去矣至該縣城池此時宜加防守合將梧州戍敎塲兵量留八百分劄城外俟平寧之後始議撤還可也伏候裁奪

一曰通往來照得大峒北科七山環邑左右疆理雖殊脉絡則一衞路廹阨樹木叢生故敵得以塞吾之來往

而吾不得窺敵之淺深左右不相聞而兵坐困矣今欲使各兵營伍聲勢相聯則伐木通道尤為喫緊自七山各小營以達神塘大營自神塘以達該縣自該縣抵赤黎山心以通大峒北科由大峒北科以通羅旁各開道路令為周行而路傍樹木多傕工匠盡行砍伐庶兵馬得以馳驅而令狄無所藏匿矣昔府江羅旁大征所以為善後計者皆此策也然兵士既便往來而奸人亦易於出沒必設關隘以防其出禁通山以嚴其入此在將

官有司加之意耳伏候裁奪

議餉之目二

一曰均月餉照得梧兵工食大峒兵每月陸錢七山北科每月四錢五分均是兵役均是糧餉安得厚薄其間耶舊時訓練之法行之大峒而不能行七山北科者皆坐此也今欲更番戍守更番訓練各兵工食每月俱定六錢哨官隊長俱一例支給庶下不憂内顧而上得便責成矣伏候裁奪

一曰分田畝照得七山六十三山猺田延袤數百里膏腴無慮數萬畝蕩平之後專委府官一員盡行清丈招人耕種以給兵糧所省梧餉良爲不貲但耕兵之説有三有議留土兵耕守授其酋職銜者有議招獞人耕種藉以爲兵者然岑溪距土族甚遠其人未必樂從且土酋桀驁數年之後弱則無以制猺强則易以爲奸縣官且莫之誰何如桐木鎮之事可鑒也獞人雖云且耕且守但既事鉏耰必不能嫻戈戟既顧妻子必不能加訓

練數年之後卒皆脆弱緩急無足賴如朞月之事可鑑也惟籍其畝數定為賦額每田一畝歲納賦若干每田數十畝養兵一名農籍兵以為守兵資農以為食兵可精而餉亦可省矣伏候裁奪

## 土司用兵議

近有倡為用兵土司之策者竊以為計過矣職以為土司之兵不必用不可用亦不能用何者土司據有版圖自唐宋已然我朝平定粵西彼上表貢方物恐後太祖

嘉之隨錫以簪纓令世世勿絶是彼乃我之臣也非我之敵也累年以來朝則朝貢則貢召之戍則戍召之征則征要荒之服不過如是止耳王者以三不朝而移師霸者以包茅不入而致討令者土官有一於是乎如以侵疆為罪則當曉以文告示以禍福彼欲保其爵土必有悔禍之文尚安事兵如諭之不率亦當聞之朝或貶其爵或更易其人彼不得中國之名號無以壓服諸醜旁觀睥睨者且欲攘而奪其後彼且內顧不暇又安事

兵故曰不必伐且中國之制馭諸酋惟在信賞必罰去年岑溪之役虎符一發騶騎隨至其間斃於疫疾者且不可勝數今即有罪狀猶在功過相準之列顧未賞其功而遽罰其罪其何以示信于夷此不可者一粵西猺獞之禍甚於土夷而制猺獞者莫如狼兵必欲芟而除之是自弱其兵而自撤其籓也其不可者二語曰鋌而走險其何能擇又曰狐死兔悲痛傷其類夫東蘭之與南丹百相讎也亦百相援也吾緩之則自相為讎吾急

之則反相為黨令不務寛之以俟其間而欲激之以合其交過矣過矣且欲云先有事南丹者其為攻堅乎其為攻瑕乎此未諳於兵家之算也其不可者三聞之兵法曰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今慶遠三土州各有精兵近萬欲攻之非三四萬人不可計將安出欲取之土兵彼且為彼死是授之柄也欲取之募兵其堪戰者幾是示之弱也無已則借楚之土司乎東粵之勁卒乎以一土酋而煩三省之令海内騷動是自貽慼也即兵足矣而

日費千金假以歲月粵西蕞爾之鄉顧堪此騷動乎暴
骨之痛可憫竭澤之禍可畏其不可者四故曰不可伐
且南丹東蘭皆非用武地也聞其地多崇岡峻嶺僅有
仄徑可以容兵一夫守險萬夫莫進也彼且據險則不
得不持以歲月而毒氣所染瘴癘繁多恐兵未及交死
者過半矣即幸而勝也彼且與貴州撫水之蠻為隣鳥
不厭高魚不厭深其安能窮焉即罪人斯得黨類可窮
而其地固石田也中華之人無能居此土者終為夷資

耳故曰不能攻也昔唐之經略西原也而西原之禍卒與唐終始宋之經略撫水也而撫水之禍卒與宋終始即南丹一族在宋之時倨驁尤甚竟招撫而後定始以輕動終以姑息胡不取往事觀之也無論前代即近日之播州獨非殷鑒哉然職於近事則尤有慨焉職觀邸報抵掌談兵者曰不乏人讀其辭令人怒髮衝冠有封狼居胥意然不量彼已不審封疆言之則人人穰苴行之則人人趙括言而符則歸德於已行而不效則諉罪

於人噫談何容易使天下之言兵者而皆委之用兵也

則抵掌談吐之風庶乎息矣

粤西文載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五十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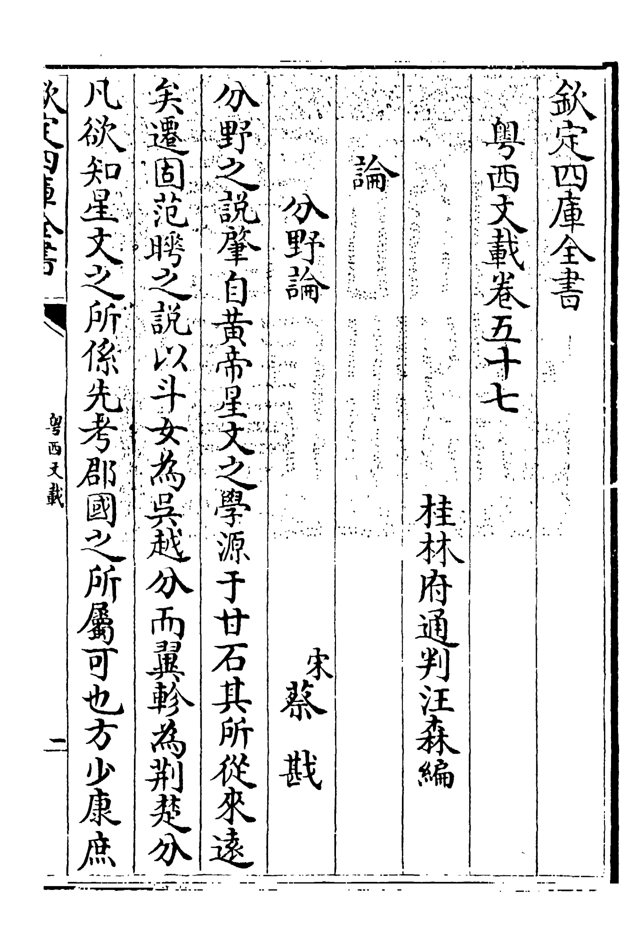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袁繼升





粵西文載卷五十七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 論

### 分野論

宋 蔡戡

分野之説肇自黃帝星文之學源于甘石其所從來遠矣遷固范曄之説以斗女為吳越分而翼軫為荆楚分凡欲知星文之所係先考郡國之所屬可也方少康庶

子之始封而為越國也都於會稽其後句踐又以會稽而伯閩王揺趙佗尉之王也一都東甌一都番禺其地皆北接吳之境土故前代多以吳越並稱而史或謂之揚粤以越亦揚州之分也凡遷固以來謂斗牛女為吳越之分野並屬揚州者皆指越之東界以累世立國之地言之至於兩漢地理志遂併以鬱林蒼梧所屬之郡在越之西界者盡為牛女之分野則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矣所以杜佑之作通典歐陽文忠公之志唐書東

坡先生之圖指掌皆以為前史之誤也且史記趙佗帝制之時東西萬餘里而一行山河两戒圖之說則以為自江源循嶺嶠南東及海皆蠻越之地葢越之疆埸最廣自古謂之百粵雖東極於會稽而西則抵西南之界其東界北雖接吳而其西北實抵楚列宿在天所主之分野隨方所向皆當適海際天而後止周禮東南為揚州正南為荆州其接吳者為揚州則星紀之分並在東南方也固不應磬折而西轉以抵正南之方荆楚之界

而幷為星紀之分野也且翼軫所向正南之方亦不應至始安而終止而始安以南遽屬斗牛之分也通典之說曰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州豈有舍荆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其大槩以為嶺南之地分野所屬其西界當屬荆州翼軫之次耳唐書天文志曰後世之言星分者據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之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東坡指掌圖中其天象分野圖亦援唐志之說以

為證而唐書地理志則以韶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以東為星紀分桂欝林富昭蒙龔繡容白羅以西為鶉尾分又一行禪師用李淳風之說為分野圖云自韶廣康封梧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為星紀其西北屬鶉尾之次以此參訂則越之東界其北接吳者屬星紀實斗牛女之分野而越之西界其北抵楚者屬鶉尾實翼軫之分野前史之差謬至是而後較然明甚雖然靖江在唐為桂州屬嶺南道在漢為始安屬零陵郡今支

邑之荔浦漢屬蒼梧郡桂林新舊志不盡考諸家之說遂以始安屬荆州為翼軫之分荔浦以南屬越遂以為牛女分葢承前史之誤爾按史記句踐滅吳併有其地與中國會盟逮王無疆時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其境土之廣可知矣又按史記楚世家當夷王時楚王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揚粵即趙佗傳中所謂揚越也西漢亦如史記之通用粵越兩字而互見之也又云封其子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則楚越之舊疆不

復可以西漢郡縣所分為正矣故翰林承旨宋公白等七人之續通典亦以桂州為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越地七國時復為楚戰國時為楚國及越之交境此葢歷考前載而其説進退可據者然則靖江府在漢雖屬零陵郡其實古之越地於星文則皆屬鶉尾荆州之分固不當以始安荔浦一時之所屬為别也晉志以零陵為入軫十一度而始安屬零陵郡靖江當軫之十一度矣且軫四星之中别有一星名長沙而禮記正義所引緯

書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軫星共十七度令長沙去比纔一千餘二十里則靖江當軫之十一度斷可識矣且天文自二十八宿之外其星有專主下土者不特長沙也○按晉天文志轄星傅軫兩傍轄星遠軫凶轄舉南蠻侵○又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則亦以旁證而類推矣○又牽牛六星次三星主南越○又南斗東南四星曰狗國晉志雖為鮮卑烏丸之星然一行係之南越當以一行之説為是以其在

南斗旁且南蠻盤瓠之種也○又翼南五星曰東區區
即甌字今永嘉郡此又皆越之東界也○又謂北斗七
星二主楚四主吳不言越者以北斗止七星言吳楚則
越在其間矣○又五車五星次東南星曰司空主楚不
言吳越者以五車止五星而言楚則吳越在其間矣以
前數說參酌而言之靖江府者於國為楚於州為荆於
二十八宿為軫之十一度於十二次為鶉尾北斗則第
二星主之五車則第四星主之旁而證之星則長沙有

轄星有青丘而斗牛女與東甌狗國之星盡在其東界云

瘴瘧論　　李璆

嶺南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隂濕之氣常盛此寒熱之病所由作也病者多上熱下寒既覺胸中虛煩欝悶便自以為有熱而醫又多用麻黄金沸草散青龍湯等藥發表得病之因正以陽氣不固每寒熱發則身必大汗又復投以發表藥則旋踵受斃甚者

又以胸中痞悶因轉下痢病人下體既冷得轉痢藥十無一生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余紹興間寓蒼梧見北客與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勝數余詢其所服藥率用麻黃柴胡鱉甲及白虎湯等藥其年余染瘴病特甚繼而全家卧病悉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氣藥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治十愈十不損一人余二僕皆病胸中痞悶煩燥一則昏不知人一則云願得涼藥清利膈脘余辨其病皆上熱下寒皆以生薑附子作湯

令溫冷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膈清凉得凉藥而然不知實附子也翌旦各又以丹砂一粒令空腹服之遂能食粥然後用正氣平胃等類藥自爾遂得平愈既親獲效後於知識者間用生薑附子湯療十餘人皆安更無一失又病人煩燥但問其能飲水否若反畏冷皆上有虛熱非真熱也皆宜服生薑附子湯沈存中良方治瘴七棗湯用烏頭七移七泡者治法正與此同一服而愈間有脉實非上熱下寒面色目睛赤黄即方可隨證治

之不可用附子湯余在蒼梧時十百人中惟一鄭防禦病寒熱身體無汗脉雄數而浮宜柴胡湯遂如證服小柴胡湯而愈非其證不可遽服餘方尚多莫良於此惟達者酌用焉

論廣西　　明　鄭曉

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于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駃地利物産優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為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

今附據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若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穴焉雖有屯戍未見摧輯柳慶號為盜區行居若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謍之可無大患恩恩田寧强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為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阯實為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論土官

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猺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欝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没剽奪田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猺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鏌勦則黷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略爾

論廣西猺獞　　章潢

西粤猺獞居萬山之中當三江之險深箐絶壑人跡有所不通也古木懸崖日月有所不照也層岡疊阜莫知其涯際也荒村遠落莫窮其終始也種類莫可識别巢穴莫可跟尋其所以為宫室者則巖巔也其所以相往來者則狼虎也其所以代耒耜者則鋒鏑也殆若犬羊豺狼然莫可以人理化也粤之西則有曰木滕曰八寨曰連成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巢諸若此類莫可枚舉

也粤之東則有曰羅旁曰王毋曰雲稍曰毋雞等巢諸若此類莫可枚舉也濵于江者擾及舟楫濵于路者擾及行旅民財被刼擄且及公賦村落被剽掠且及城邑如是而猶曰兵不祥器也而吾諱言之是居者無以為居將棄編氓也行者無以為行將棄商賈也公賦無以為公賦將一不賦也城邑無以為城邑將棄城邑也此必不可者也其動大衆者不得不動也其興大役者不得不役也調兵幾十萬不得計其擾也費糧幾十萬不

得計其費也何者誠計其大也誠不得不為士民請命也大兵一動風聲輒露其濵江濵路探知内地消息者寧無有潛避遠匿脱然於鋒鏑之外者耶其深山絶澗耕山而食結茅而居不識内地言語不通者寧無有莫知禍端駢首於鋒鏑之下者耶其所報功級者果皆慣盜劇惡耶其所報俘獻者果皆寇賊種類耶同生天地同禀血氣使其蠢然無知莫知所謂而受俘獲罹刀鋸也此又仁人之所酸而天地日月之恩有所不及也然

則兵者將諱言之耶將樂言之耶往歲督府重臣因粤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年動衆二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震山谷為空計所得功級俘獻即萬萬匆計也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説者謂當時收兵太早經略事宜尚未停妥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攜潛出盤據舊巢刼掠水陸攻擾城邑謂其藏匿者在六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

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為六十三山等獞然無踪跡可據也即日將東西夾剿減此朝食而西之糧餉稱之八寨瀕近之民又數數請兵將從撫耶將從剿耶較之八寨將孰先耶將孰後耶此孰事者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之也竊以為撫剿有定議而恩信不可失也兵糧有定處而騷擾所當禁也行師有紀律而玉石所當辨也善後有長策而犬羊不可無主也地方有緩急而機宜不可失也此今日為粵西籌者誠無以過之也夫曰撫剿有

定論而恩信不可失者何也葢六十三山連城等山與
羅旁相去不遠其所藏匿其所糾合誠不知其有無夾
剿之師欲杜禍根收全功誠不可已也然昔之受招安
當編差者尚未有叛逆顯迹也一旦使之一槩受鋒鏑
何以示往日之恩信開後日之悔悟也大兵一出願察
其素受招處者許立旗插牌以保其生其怙惡不悛素
未招撫者必誅無赦則畏威感恩忠信行于蠻貊矣此
以剿行撫之道也夫曰兵糧有定處而騷擾所當禁者

何也葢粤西司庫所入不支所出興師十萬支糧三月欲取辦粤西難矣兩廣用兵調粤西之兵食粤東之糧舊有定額無議也但近日江右一帶饑歉特甚狼兵一調勢必騷動窮山空谷乘時將起而為盜請出公帑之積預買糧食分布大兵所過州縣以備行糧饑荒處所大加賑恤以安反側兵一出境一切糧食取濟粤東則閭里安戢民得安生糧餉有藉不至告乏此動衆安民之道也夫日行師有紀律而玉石所當別者何也葢東

西猺獞其相濱大江州邑狼人糾合出沒作賊焚燒刼
殺無歲無之誠不可不誅乃其在遠地與華人絕不相
聞一槩取而殺戮俘獲之以為功無乃傷天地之和虧
好生之德也今之用兵誠不以殺戮為功而以安集為
功不以俘獲為功而以制馭為功使兇惡醜類無所逃
於天罰乃無辜羣生得保全於太和之世豈不恩威並
著哉此則神武不殺之道也夫曰善後有長策而犬羊
不可無主者何也葢今性獷悍難馴而惟自服其主令

守内疆土與夸為界者不知幾千萬里也獨有土官者
制服為易而其莫相君長自相種類者則剽掠出沒莫
可制也大功既成請以猺獞所居之山川畫地分區擇
其衆所推服者令其招出遺黨分地以居官給以名色
不徵其租税行之三年地方無事立為土司等官令其
約束地方聽調徵發仍增置哨堡廣添兵卒則地方永
永無虞也此以夸治夸之道也夫曰地方有緩急而機
宜不可失者何也葢六十三山等山當粤西之一隅乃

八寨患在腹心士民數數請兵緩急之辨亦既較然矣顧一省所急者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剿欲獨舉之則不可欲兼舉之則不能願且置八寨於不論兵威一振八寨諸獞果能悔罪輸誠分土立官自同齊民豈不能畧其既往許其將來如其怙罪不悛為害地方則乘此餘威以殲滅之特摧朽也此則酌量緩急之道也嗚呼兵者豈得已哉

## 論雒容栁城

郭應聘

柳州之民歲苦寇攘甚矣固山谷險阨足恃亦適逃淵藪為之左右耳獞㑊吾民膏腴往往托跡豪右圖自完歲輸私租不供公賦恣其吞噬官司索急輒以佃丁庇之甚者保納舍藏無復顧忌賊焰益熾則賦益虧朒而閭里生計索然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彼為是者獨何心哉雖容馬平之患胥坐此至有舉十數巢落而附于一門者嗚呼子視盜賊讎視吾民律以漢法宜何如坐也故先王之制治内詳而治外畧安得如郅鴈門甯内

史其人者而與之便宜耶

論陽朔永福

陽永之患皆始于里民招猺為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覊縻而豪猾之徒又從之以猺為利入其私租不供官賦少不當意動以賊占為辭訴訐追呼積成讎釁馴致刼奪報復地方之事日多矣臨桂西南諸鄉其患胥坐此今征剿之後一時蠻類稍知嚮風而里民之害猶未已或脇理舊讎或責償宿負或利其禾畜而怵以再征

之言或匿其貨賄而誘以撤堡之議其釀禍類如此蠢然易動可盡責之狐豕者流哉司疆隅之寄者外飭兵防内戢奸宄庶幾於銷萌保泰之道矣

廣西土官論　田汝成

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欵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夸索以藩父子繼凡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誡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

治以前恬熈世際詳内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横訌大閫乗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賕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韋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徼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辠其前人以阻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寇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靦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蔓滋僵屍蹀

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淩安可弭也龍憑之變肹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姁嫗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隈貽屬國覲哂於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笑言設伏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禄其所經略黽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謀悅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論藤峽府江

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

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葢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廹蹙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淒迷蕺若禾麥暴客跧伏土著者少而外來者多奄忽往來掠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麏跳無復踪跡故欲

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茘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埸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刋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䖍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户漁之食租衣税視為私人危言于

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匿埋奸誘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救寇之策斯為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巳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

為腹心世世藉頼故提督守廵孤立㙜徙分隅而情疎易于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蝟縮莫敢誰何若有餙可投即誘以甘聲啗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邉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寛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邉患稍寧耳

漢紀論　　蘇濬

漢之高文以文告綏百粤論者且謂一紙賢於十萬師至武帝時問罪東粤而粤以西不煩血刃雖競於武哉然高文遺意亦庶幾焉元封而後郡邑其地而井牧其民至建武間明經之產且斌斌然齒於中國葢至是而知武帝之遺烈遠矣

唐紀論

余讀高祖與龔志書覩漢文之於尉佗光武之於河西

若出一轍固知文告之詞逾於威令真欵之感捷於鼓桴哉李衛公勇略過人世所傳兵法書類多權譎乃招撫嶺南示以禮義又何恂然儒者之風也唐書謂俗人傳著怪詭禨祥皆不足信亮矣

宋紀論

宋藝祖命將平江南獨委曹彬而副以潘美至殺掠之戒尤諄諄焉余觀潘美平南漢闔寺之外不妄戮一人其功豈在彬下耶顧宋自承平後武功稍弛文教競興

而敬夫之興於桂魯直之興於宜學士翕然宗之其聲稱尤炳讀桂林盛事紀而載觀郡乘所稱宜貴之應制科者俱不下六百餘人信乎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開國紀論

我太祖諭諸將一曰招徠一曰撫綏而諸將亦皆惟其意指故不戰而倒戈不攻而受壘真王者之師哉乃其諭谿洞諸民汲汲乎以言柔之兩江父老且願少須臾無死喁喁向風用夏變夷方之商周烈矣

遜國紀論

臣竊觀國史而嘆我明德之至也夫自金川倒戈武功大定建文帝遜位矣當是時金甌無缺人心未攜帝而儻未忘黃屋乎成旅所起未必無應而帝顧漠然無有方且遯迹於滇蜀閩粤之墟而無悔蓋天地有奉生人無毒帝又何求帝於是乎有隱德矣嗟乎武功已殞癡兒徒恨黃犢甫詣舉朝莫發竟託於成方遂之詐以論死夫惡必其非真也乃胡濙一言渙然氷釋老歸大內以天年終真千古勝事於乎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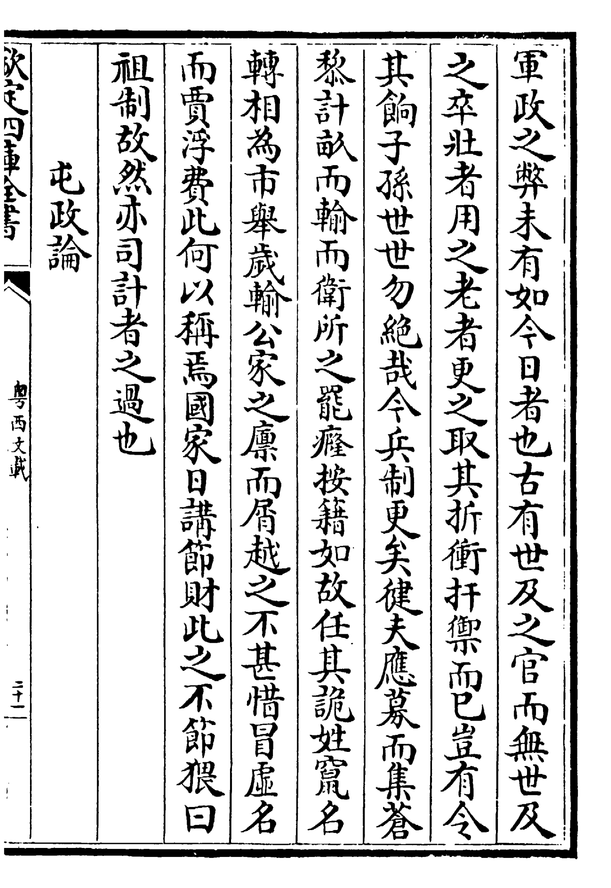
啓聖紀論

臣聞之粤人稱孝穆皇后事有異焉曰后父李福斌者賀之迎恩里人居白石龍塘村娶唐氏生孝穆未離裏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孝穆生謂為實録其然乎異日曷不據以聞而令天子抱無窮之思也要以大宗伯所議是矣謬悠之談夫烏足信傳曰塗山生夏有娀與殷姜嫄造周受命有原古記之矣今亦孰窮塗山有娀姜嫄之所為自也哉

廢學論

古人於干戈倥偬之間輒興俎豆而作泮宮服淮南且侈為聲歌至今渢渢乎足聽也今之人以武功擾攘舉釁序而栽之一歲餉卒不知幾千萬緡而獨靳宮墻之餙塞俊彦之涂本實先撥其何能震哉余讀思恩志土官岑瑛惓惓以興學請不意張中丞之智而竟出土酋下也亦足悲夫

軍政論



軍政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古有世及之官而無世及之卒壯者用之老者更之取其折衝扞禦而已豈有令其餉子孫世世勿絕哉今兵制更矣健夫應募而集蒼黎計畝而輸而衛所之罷癃按籍如故任其詭姓竄名轉相為市舉歲輸公家之廪而胥越之不甚惜冒虛名而貫浮費此何以稱焉國家日講節財此之不節猥曰祖制故然亦司計者之過也

屯政論

令之謂屯政者每曰武弁之朘削也豪右之侵兠也軍没于利而鬻其貲素封者并其籍而去之也葢不獨粤西然矣然屯之不能不弊也勢也長有家者多市田宅遺之子若孫未易世而其子孫不能有也何況於軍軍且付之惡有而況于屯故屯之不能不弊也勢也夫粤西非中原比也十畝之產不當五金丈量而後畝鍾之數猶有存者及今而覈之民則民軍則軍令其名實不相淆不亦庶乎天下未嘗無任事之人而嘗患于沮格

任者未幾而議者已繼人各有心甚矣任事之難也

外夷志論

今之策粵事者類曰夷狄亂中國不知釁不在夷也夷不習漢語不識文書自中國亡命之朋扞文罔吏捕之急則竄身窮谷教夷伺嚮又有游手罷民不事傭作喜椎埋吗呼計無復之輒自結于夷於是啗以厚利導以剽掠夸貪且狠墮其彀中而禍中於村落矣大征之後黠者遁深藪癡者飽白刃根株未拔計不得不議撫撫

之誠是也顧里胥桀黠素習夸語恃口舌游揚名曰招主素封之家藉夷人為力作名曰田主此數族不惟以夸市而且以官市公家畝鍾認為巳有而課種稑於佃丁官清其籍則以夷為解每秋成與夷瓜分之至督賦則以公家徵急復加歛於夷人夷畏束濕視敲朴甚於刀鋸呼之見吏則縮首寧死不敢詣惟里胥田主言是聽里胥田主率視其人為奇貨未亂則交搆以摇之未征則陽為洩漏而寄其孥畜或誑以陰庇免誅或執以

要賞而沒其所寄懼其見吏言狀已無售欺則多餙威以嚇之故夷人懼吏滋甚夷不聊生益復思亂縣官不急奸人而惟急夷左右猾胥反為夷耳目夷之出沒什不得一我一啟頰令未及頒而環聽風馳賊無不窺其淺深者故中國之禍舉中國人貽之豈在夷哉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夫非不治夷狄也治中國即以治夷狄也苟得良有司甚於勝兵千百矣

氣候論

兆錯曰揚粤之地少隂多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隂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出汗腠理不密葢陽不反本而然隂氣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凄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脚氣等疾葢隂常盛而然隂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内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著勝

似服藥氣故然耳大抵人身之氣通于天地天氣極北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乃其高岡叠嶂左右環合水氣蒸之故鬱而為嵐惟全州近湖湘窮冬多雪氣候似中州而桂林次之子美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良不誣也左右两江以介昭梧郡居夸曠者猶或差勝若城依巖谷或近卑濕崎嶇廹阸間有近午方見日色者至若蠻溪獠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沒江水有毒瘴氣易染春三月曰青草瘴四五月曰黃梅瘴六七

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又曰桂花瘴菊花瘴商旅氓隷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為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虔焉夫病之中人每乘氣虛而入元氣固則邪氣無由而侵猶君子盛則小人無自而進此養生第一義也葢不獨瘴鄉然矣

風俗論

昔司馬子長謂楚越地廣人稀食稻羮魚火耕水耨而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誠然哉廣右在楚粤閒全州

故湖湘地士秀而文桂柳昭濵楚其俗近之自柳子厚張敬夫後先治茲土而鄒志完劉去華諸公以節義風之士多嚮焉宜山在宋有馮當世黄魯直為之先人材故斌斌而至於大元遂稍不振邕與梧號為重鎮幕府所都東人輻湊賢者徽重而矜節小人齪齪自持咸仰給東人以為外府至若遐陬小邑雜處華夸衣冠介鱗且溷揉其間矣盍讀詩至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與于茅索綯葛屨履霜之章未嘗不想先生之遺民也廣右之

俗無所芬華男衣布素女絶刻鏤氷紈綺繡無所用之絲亦葛屨履霜之遺哉乃呰窳之習天性故然農不自耕而委之獞人間有事東作者而灌溉不時耝耨易倦桂林而下多不辨菽麥至令稂莠雜生亦不一顧也吏不習文書事居人不知貿遷公家之文移民間之刀尺一一仰辦於他省女自饔飱外不習女紅至不識機杼作何狀雞鳴七月之詠又何寥寥也豈偷生無積聚者其俗終不可挽耶昔管子治齊令士不逸於閒燕農不

荒于田野工商不惰于業作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是所望于維風者哉

古田論

昔之議者率謂狼制獞然僅計一時而不可長恃也狼初利吾田勢必聚兵戈戟如林足制諸夸死命二三年後兵窟故鄉田歸酋長戍守無幾脆弱居半獞人且寢處之矣其甚也獞人負租不敢問稍恣睢白挺隨之狼果可長恃耶夫馭得其道獞可作使馭失其道狼且作

敵聖人有金城隱然虎豹在山則自恃之道也

岑溪論

岑溪之禍葢始於疎而釀成於激當其初發捧土可塞一決即濫觴矣時議者盈庭欲倣先年大征故事兩臺毅然獨斷起陳吳於田間集伍兩於近地批亢擣虛一舉而芟焉昌黎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岑溪之謂哉余觀猺人殊無遠畧乃其戀田里顧妻子之心與吾人等一旦怵于奸謀喪其樂生田土荒蕪孥戮相望風雨

飄搖毀巢覆卵即僅存餘息悔之後矣當威之後而用恩其招攜不易易耶所最患者奸民猾胥以賊為外府强則奸闌出入為之耳目弱則嚇以威令而陰沒其貲厲階之生此為戎首誠得良有司單車入壘詢其疾若而法繩諸奸即介鱗為我衣裳可也

## 慶遠府土官論

我國家用夏變夷窮髮之地舉為編戶乃承平以來宜州廣輪日朘月削此何以故則計失於恇怯而禍成於

陵夸也忻城自唐宋已屬内地而涵濡于國家衣冠禮樂之化者逾百餘載一旦怵於邪説裂冠毁冕棄赤子而驅之從禽當事者有戎心矣述昆莫往諸鄉距郡城數十里而近乃不能固其圉而舉三百餘村之内地畀之長官司棄腹心以資敵而縱虎狼於堂廡非熟計也蘇寛朱斌備白首書生計無復之不足苛責督臣陳謨樞臣決策國是所資良非細故亦忍舉祖宗之土地置之若輕舟飄瓦何以責中涓耶比風一熾効者相踵自

莫㭐之侵我䢵灘也而思恩削自莫之厚之㒢我董界也而㩜波削自東蘭之侵我三旺那地之占我中下里也而河池益削司土者日以上聞至下詔書切責而狼心未厭鷙擊猶故今日剽一聚明日惚一村我不能保其嬰兒而彼且畜之為廝養卒日復一日其不淪胥於夷者無幾矣夫變夷之與變於夷也可同日道哉詩曰我先公日辟國百里今也蹙國百里古今盛衰之感策宜事者有遐思矣

鎮安土官論

鎮安僻在諸峒上霧下潦與羣獠亡異其改路稱郡徙建令治自我明始聞其山有盤石巖石大如盤故稱宏觀蓮花之塘四時不涸洞多泉流田仰溉灌爬沙穿竹而紆廻自潤曾無舉槔之勞乃郡人田事之外無日不凌山阪涉澗藪射飛逐走以相娛快地饒人衆亦足雄諸部落矣

田州土官論

田州改流者再而終不能有也正德之季政以賄成不得則激以釀亂得則亂以市恩謝湖戎首今宵人得從中制太阿固已倒持矣新建晚年厭兵撫逆酋而侈其勲伐豈敢夸宜爾耶田寧之設竟不克終議者謂林故與王左噫事固未易言也岑氏世有田州而猛不能守至失其宗祧越在草莽吾中國不推亡繼絕乃欲與思恩並殄之其何以服諸酋當其時岑氏之宗尚熾十八司之勢未分當事者能無却顧哉余所恨者盧蘇再叛

弑主神人胥怒而竟縱不問則前日之姑息為之階耳天下事如持衡然宜輕而重之宜重而輕之任事之難即豪傑且無以自解他又何責哉

武靖州土官論

韓襄毅王文成皆稱武靖州要害設官以治其慮深矣當時任事豈盡乏人而何取於囹圄之岑鐸諳戍之邦佐也鐸猶藉其材官且耕且守邦佐削軍實朘民以自封矣知人故不易哉夫武靖非諸土州比也土酋藉其

幅員歸于公家宜世世嗣不絕武靖故中原地第藉兵外夸為吾藩圍今伍符空設而徒棄內地以資狼心非設官初意矣且邦佐再傳而絕清寶一傳而絕天之所殄不可興也翁田之議洞若觀火時哉不可失矣

思明府土官論

國初思明轄七州一縣故稱望郡殆其後也日割月蹙上思與忠州入邕思明州入太平憑祥縣改州令直隸上石西州漸齒內地而祿州西平州淪於交夷且不

復返矣當莫登庸叩關歸欵時粵東索欽州侵地而粵西則否豈當事者未及聞耶方今黎夷乞封權在中國有能援登庸納土故事却彼金人索我侵疆豈不堂堂烈烈哉然而操縱之機固未易言矣

上石西州論

左右江土司相錯然以流官而轄土官者有之未有以土官而反轄流官者工石西州土官絶世業已改土為流乃思明土知府猶倨然臨其上是夏未能變夷而夷

反能制夏足顧居上首顧居下大防潰矣夫土官如豺狼然萬一恣行桀驁猶制州官輕則損威重則肆毒禍非細也太平思明壤地相屬改而隷之太平其庶矣乎

## 泗城州土官論

泗城廣輪延袤兵力亦勁與慶遠諸州互相雄長然其不善之積且世世矣豹之後有應也應之後有接也至躪田州吞長官甚者以國家之璽章敉伯任其逼且奪而莫之誰何天奪之監宜其及已今程縣已廢故址尚

存華失其鹿兮競逐之其何震之有聞程縣之距慶遠稍邇而距泗城甚遥國初改隷慶遠良非無謂有能與洪武間故事覈其疆界令入慶郡版圖蠢茲醜兮誰敢睥睨其間哉是將有待矣

奉議州土官論

奉議一彈丸耳三面交廹田州南界鎮安其勢甚蹙顧置衛銓官時而罷時而設豈非欲中斷田鎮以伐其謀耶夫以蕞爾一隅控二雄邦非藉內地無以為重故直

隷藩封如宋元故事非無意也今土官殄世判官掌其事者百餘年豈一尺組能制夸人之命官則漢官制則夸制因俗而理故易相安耳夫以華治夸至數更牧守而未定以夸治夸即一判官而有餘此亦制馭之術也

思明州土官論

黄玹神姦也身逭大盩世濟其兇而傳及四世猶併思明州而有之王法幾不振矣阿失其柄馭委其銜甚者為其餌而陰庇其私尚可謂中國有人乎承祖雖有罪

然思明州故其屬也爭地以戰上下相夷乃削土官之地畀其爭奪之下邑體統已紊彼安能俛首而甘心者始謀不慎反以釀爭悲夫

龍州土官論

按永樂間三將軍問罪安南由龍州度憑祥用扼交人之吭最後安南納欵叩關謝罪纍纍請命則二州固中國之藩籬亦入交之門戶也黎賊父子血染劍鋒莫氏主臣面縛道左州無老少能傳其事至于今為烈哉州

與交人小有反唇莫不威舉英國之問罪司馬之受降用以屈伏其口彼亦北望鎮南之關如在天上豈金湯之是憑殆文武之緊賴耳登昭德之臺者其有遐思哉

土兵征戍論

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輒徵召大者數千計小者百計原有定額國家亦不靳名器金帛之錫以鼓舞其心故趨檄者恐後然行之久而兵日驕恣民且苦兵矣總督尚書王守仁以徵調頻數人不堪命因議更番戍守之

法戍省者三千戍梧者四千戍柳者二百地方小警以戍兵鵰之魚書不煩而足裨緩急其制良善然窮年外處月餉無幾武夫悍卒多不樂役第以老憊充數到伍以後潛歸相屬其名存其實亡於是戍兵不足恃而警報一聞又不得不議土兵矣萬歴十六年督府劉繼文以地方寧謐議減戍卒之數然兵額既減而虚名如故云



粤西文載卷五十七